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一

室宇

超然臺賦 有序

宋 蘇轍

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驅除蝗螟逐捕盜賊廩邱饑饉日不遑給朞年而後少安顧居處隱陋

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曰此将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囂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凌空兮溢晨景之潔鮮
幸氛翳之牧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堙鬱以延望兮放
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潔其如泉奏絲竹
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緜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
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溷濁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
兮袂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無盡於雲煙前
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渺漫喬木蔚其蓁蓁兮興亡
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

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揺兮寄流梯於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失故兮有驚悼而沈瀾誠達觀之無不可兮又何有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竢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蹁躚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

然者邪

超然臺賦　　宋　文同

方仲春之盎盎兮覽草木之菲菲胡怫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𡾰峩而參差窮莽蒼以極視兮但浮陽之輝輝忽揚飈以晦昧兮灑氛霾於四垂蹟余心之所行兮欲涵涵其安之蜕余神以遐騖兮控泬寥而上馳闢晻曖以涉澒洞兮揮霓旌而掉雲旗導長彗以夭矯兮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旒以役朱

鳳兮駕瓊輈而驅翠螭涉橫潢以出沒兮歷大曜而蔽虧䍐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凛而潔兮岌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為襟兮桂為裳儼若植兮奉珪璋戢光耀兮秘芬芳寶世用兮斯卷藏遊物外兮肆猖狂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航轉嵎夷兮蹴扶桑倚泰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願有問兮遇非常勿掉頭兮告以詳使余脫彌天之網兮解逆物之

韁已而釋然兮出有累之場余復僊僊兮來歸故鄉

超然臺賦有序

宋　張耒

或有疑於超然曰古之所謂至樂者安能自名其所以然邪今夫鳥之能飛獸之能馳與夫人之耳目手足視聽動作自外而觀之者豈不以為大樂乎然鳥獸與人未嘗以為樂也古之有道者其樂亦然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邪彼方自以為超然而樂之則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容有應之曰吾豈以子之言非邪吾方有所較

而後知超然者之賢也予視世之賤丈夫奔走勞役守塵壤握垢穢嗜之而不知厭而超然者方遠引絶去榮觀萬物視世之所樂不動其心則可不謂賢邪今夫世之富人日翫其金玉而樂之是未能富也忘其所有而安之是真能富矣夫惟有之是以貴其能忘之使其無有則將何所忘邪子以謂將忘超然為真超然則其初必有樂乎超而後忘可能也子以謂樂夫世之樂者乎然則子亦安知夫名超然者果非能至樂者也賦曰

登高臺之岌峩兮曠四顧而無窮環羣山於左右兮瞰大海於其東棄塵壤之喧卑兮揖天半之清風身飄飄而欲舉兮招飛鵠與翔鴻莽丘原之茫茫兮弔韓侯之武功提千乘之富彊兮憑百勝而稱雄忽千年而何有兮哀墟廟之榛蓬有物必歸於盡兮吾知此臺之何恃惟廢興之相召兮要必以礬而後止彼變化之無窮兮嗟其偶在之幾何聊徼樂於吾世兮又安知其他或有疑夫超然者曰豈其知道而未純曰彼天下之至樂兮

又安能自名其所以然惟樂而不知所以樂兮此其所以為樂之全彼超然而獨得兮是猶存物我於其間容有復之者曰子知至樂之無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惡世方奔走於物外兮蓋或至死而不顧眇如醯雞之舞甕兮又似乎青蠅之集汚衆皆旁視而笑兮彼獨守而不之去較此樂於超然兮謂孰賢而孰愚何善惡之足較兮固天淵之異區道不可以直至兮終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者果不能造至樂之淵乎

九華臺賦

元 袁桷

混元之峯鬱為仙閣霏青駭紅嶔崟相扶下垂清溪百流是趨昔有羽士恍兮承蹈縞衣瑩裳其化莫追爰有尭年之叟植杖戒鉏顧瞻童土式崇墳壚斥幽導竒以雜以除層臺演觀積石為郛拾級以升家林滿圖乃擢孤芳挈泉廣疏錫名九華祿兹清腴有客涖止披情徐吁曰登高能賦大夫之職也為我賦諸容曰皦皦凛秋天風奏竽哀鴻響空寒蟬抱梧脱者如埽縮者如枯落

姸斂英還形太虛存莫可禦去莫可居相彼九華孰為
有渝含章金衡承元坤輿弗媚弗私苦心秉愉迴黃抱
素苞含紛敷飛霜溢露言沾其濡獨立養完孰云彼汙
世服姣靚飾脂效姝嗜腥豢醇溲甘芼莢維爾茹口哆
焉如荼耿持空榛曷知我蕪叟曰好不可一鴝鵒蝍蛆
鈎以為直石以為琚變奪五采睢睢盱盱已或自售適
增詆誣寄懐於言觴至不餘九九默操嗒然蘧廬我生
之辰天清景舒庸采以修庶其遂初山空無塵白雲在

裾歸與歸與吾以子為徒與

李氏山園潛珍閣賦　宋蘇軾

襲九淵之神龍沕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棲神蔚鵝城之南麓擢僊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建宇跨飲江之鼇鼉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漪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瑶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虹蠙逝將去而反顧

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蓬萊閣賦有序　宋　王十朋

越中自古號嘉山水而蓬萊閣實為之冠昔元微之作州宅詩世稱絕倡近代張公伯玉三章膾炙人口好事者從而和之獨未聞有賦之者十朋筮仕之初辱為蓬萊客乃者中秋之夕與同僚會飲於兹閣覽湖山之勝翫月於尊俎間即席賦詩諸公皆和既而念之閣不可

以常登一詩不足以盡意遂從而賦焉

王子游會稽容蓮幕登卧龍之山躡巨鼇之閣秀閲千巖流觀萬壑縱遠目於東州暢幽懷於寥廓於時天高氣肅秋色平分簪盍良朋把酒論文俯仰湖山懷古傷今登高賦詩以寫我心周覽城闉鱗鱗萬户龍吐戒珠龜伏東武三峯嵑峙列障屏布草木蘢蔥煙霏霧吐棟宇崢嶸舟車旁午壯百雉之巍垣鎮六州而開府東望稽山思禹之功喬松鬱乎故陵丹青儼於祠宫藏丹書

於瑰穴流遺畫於無窮南目秦望哀秦之過方鐃石以頌德驕顏色以相賀嗟仙藥之不來俄腥風之已播西望夕陽送目蘭亭懐王謝之風流感斯文之涕零徒觀夫茂林脩竹銷烟靄而冥冥北望滄海渺其無涯方吳門之畫龍視越國其如蛇轟雷鼓於一震墟吳國而成窪訪麗譙之故址第見乎古木之號鴟前瞻鑑湖滿目雲水嘉馬侯之偉績慕賀監之高軌祠荒兮遺迹半湮宅冷兮黄冠無幾徒有漁舟賈楫風樵航葦往來乎鷗

鷺之鄉欵乃乎煙波之裏仰瞻高閣翬飛崔嵬俯瞰州宅緬懐高才面無時之屏障冢終日之樓臺長湖山之價於几席之上惜斯人之安在哉言未畢客有指斯閣而謂予曰子亦知夫閣之所以得名者乎蓋始於元和才子也以玉皇案吏之尊擁旌麾於千里也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以筆力坐移於是也齊名有白從事有輩胸中有萬頃之湖真一代之竒偉也詩草一出遂能發秦望之精神増鑑湖之風采蘭亭絶倡亘古今而莫擬也

子亦讀夫才子之傳否乎姑問訊其從何而來集乎彼而至於此也才子之才固足以起吾子數百年之耸慕才子之所以獲侍玉皇者亦吾子之所喜攻而深恥也夫何惜之有予於是引客之手揚袂而起言契予心諾諾唯唯有是哉有是哉斯人也而至於斯也尚忍言之哉俄而鼓角作於人間明月出於林端妙三弄之梅花爛十分之銀盤釂一觴而徑醉有不盡之餘歡頃之陰雲忽興點綴青天漸山川之蒙龍若有妒乎嬋娟倚危

欄而感慨覺興盡而思旋矣於是相與啜茗於清白之堂漱齒於清白之泉閲唐宋之題名終夕為之慨然嗚呼噫嘻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其無出乎范文正公之賢

悠然閣賦　　元　馬祖常

舒吾眺之落落兮覩寥廓之無跡會冥冥之遐思兮契萬品之攸職擬大化而罔象兮悼世德之圓形聿逍遥而容與兮泊乎游乎太清是有當於吾衷兮表吾廬以自肆騁余馬於析津兮崇吾屋乎江汜揭高躅於古道

兮追前修其或然偉一世君子兮又贈之以蘭荃曰子未有知兮何私意之髣髴懿夫子之悠然乎殆及予乎空谷

對鷗閣賦 有序

明 李東陽

對鷗閣者侍講學士鏡川楊先生繼父志而作也楊之隱故有閣家徙而閣亦廢先生之父梅讀公從祖父避地而歸漸復故宅嘗遊川上誦李嘉祐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之句蓋其志欲復茲閣至先生而

成馬東陽從先生官翰林獲覩所自為記又從其弟府丞維貞編修維立及其子員外郎志仁聞茲閣始末為詳乃作賦曰

鏡川先生之作對鷗閣也闢扉其陽設牖於陰乾藩坤籬山帶水襟遠則雷峯天井石樓木阜錫嶺金峩翠巖雪竇天童育王驃騎車廄四明中空五馬羣走句餘武陵之墟聖公隱仙之居左盤右紆莫詳其餘近則金碶珠潭芝山桃浦北渡南塘純湖蓮渚六港兩川十洲三

嶼花迷學士之橋竹暗尚書之墅奇蹤麗蹟不可縷數於是啓扉而入則飛籟灑地鳴琅戛空鱗瓦動目暈簷挾風上下轇轕東西冥濛藏虛納秀後與川通開牖而眺則屏圍畫張澄練秋碧長林落日倒影千尺平田一緑與望俱極若乃岸芷洲蘭灘蓼汀蘋杞柳櫹槮而落蔭蕖荷的歷而敷芬鳧鷖為雙鸂鶒成羣鳶跕跕以如墮鮒洋洋而若馴時有白鷗西來載氾載遊既飄揚以雪舞忽浩蕩而雲浮先生方對客高詠覽物旁搜獨宿

留以延佇若嬰情於彼鷗客有在席者起而問曰何為其若是也先生曰噫此吾先君子之志也試為子言之我居揚隲自宋及元傑構連甍有閣嶄然國版受肇家徒外遷鞠彼蓬藋蕩為荒園百礎星落下沈清淵先君子嘗惓焉於此矣復芸栖之故地創梅讀之新軒歌越里之雅調誦唐人之遺篇將拂蒲葵而小憩岸紗帽而閒眠時度隙景志齎重泉彼鷗何心以歲以年予乃晨興暮思左相右度木叢嶛石疊犖确十稔交閱七楹

並落幸往志之粗償恨九原之莫作今我與子神游丘壑放意觴酌孰懷厥憂孰享其樂睹羣鷗之在目增一感於兹閣客乃俯而歎曰嗚呼起廢殊地悲歡異時數雖天定業乃人為有始必復靡終弗持先生實勤童子何知然嘗聞之矣談史絶筆遷書繼成祐不作相旦終台衡故周貴述事孔稱揚名先公官不及再命業不過一經存弓裘之舊物慨堂構之餘情今先生身歷霄漢步登蓬瀛文播海宇望隆公卿固將修五鳳於天闕庇

萬厦於蒼生彼美兮一閣惡足以盡先生之經營也哉若夫志遂功成名完身退行藏有時俯仰奚累知倦鳥之終還念閒鷗之可對眷斯時之未晚非此閣其焉賴蓋亦有詒燕業於諸孫播清風於百代者矣先生曰我其圖之子盍為我賦之於時簪纓並輝子弟咸侍左京兆右太史趨郎官列貢士絃誦間作觥籌交馭容既醉散鷗亦翔止先生獨居廓思方將合萬物而一視也

清虛子此君軒賦有序

宋 楊萬里

吾友清虚子家有竹軒命曰此君誠齋某為賦之

客有問於清虚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君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虚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吾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聞蕭瑟檀欒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菉竹如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吾乃今知竹之所以

清武公之所以盛也葢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歟汝視其貌頎然而臞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若無者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非知竹者也客曰甚哉清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賀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修何飾乃得於四子而同席頎堅晚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拙軒賦

金　趙秉文

宣撫移剌公築室於私第榜之曰以告閒閒居士曰余有拙病似愚而強矯矯亢亢踽踽涼涼人皆喜圓已獨喜方將適東溟顧登太行將之暘谷反走寒鄉鬼笑揶揄人怒中傷神醫不能療蓍蔡不能詳且子以為何如可愈而康也居士曰拙者自拙吾不知其短巧者自巧吾不知其長或善宦而九卿或白首而潛郎以俗觀之有窳有良以道觀之孰否孰臧較榮枯於瞬息等一夢

於黄梁神龜曳尾大勝刳腸漢陰抱甕焉知泆湯蜂以蜜而割蚌以珠而戕錮桓山之石豈若鷯衣之負朝陽憶上蔡之犬何如羊裘之釣滄浪天道茫茫何有何亡老龜不爛禍延枯桑魯酒味薄邯鄲被殃吉凶無朕智不能量鄙夫自私蝨處褌襠達人大觀物我兩忘縱心浩然與道翱翔言未既公笑曰余病良已謝夫子之愈膏肓也

榕軒賦

元 袁桷

南粤之區温風戞摩積炎吹雲流金為波少覔老息盼
兹庭柯爰有弱木攀緣嘉生連理纚結附枝膏凝蔭旋
萬牛廣容專城千柱承宇百尋傲空羣焉莫爭希賢同
風長與少殊如昂如顒溜微生於一髮寄豊壤而敷茸
詎擁腫以丏全眇頽波之溶溶厥類兹夥其名曰榕東
魯先生見而笑之曰目無常形嫫母以為能耳無常聲
折揚以為清美醜相乘孰完其生眷兹連蜷棄諸同辭
薪者鄙之斲者訾之輪者絕之器者揮之夫好惡不齊

莫與之爭吾何行馬舉觴以噫噫極而歌歌曰木之詵詵匪委他兮木之萋萋匪婆娑兮巧為彼矢名為彼戈徂來維松新甫維栢奈何奈何容有踵門而言曰議物產者必以良舍所用而求無用將安所向先生曰多謀者神泣多才者形傷維彼阻窮百虐備嘗蔚然以修充然以光四海立賢勿云其方窮髪之北殆將駭兮榕兮榕兮吾以為楷兮

素軒賦有序

元 袁桷

太原白无咎徵名字于易復以素名軒寔維其祥乞賦

陳郡袁桷賦曰

維太初之混茫兮渺昭質其孰分二儀迭其交媾兮肇清濁而成文翕九垓其同風兮佩鉤矩以播芬邈焉黄唐之仁聲兮極黼黻之成憲忠與質其相環兮迄蒼姬而莫變亘終古之同軌兮成後來者之過眩徵載籍於竹簡兮淳風鬱然以未墜憫太和之淪胥兮希潔巳以自致三熏沐而揚靈兮儼前聖之遺旨悟宣尼之自筮

兮繇告之以不樂曰丹漆不文兮白玉不琢質不可以
受飾兮道不可以雜敦厚靜止兮弗居其華惟無色而
自色兮物莫能與之加爰錫名以表勵兮雖顛越其靡
他凜世垢之澳涊兮斷旁證以冀直聃演言以清淨兮
戒目盲於五色墨諄諄以兼愛兮悲棼如其何益晁朱
裏而外玄兮衮襲裘而不裼淡玄酒之無和兮輅盡誠
而越席顏執仁以不違兮炯虛室之内煥商起予而舉
隅兮懼絜矜夫倩盼噫童子之微言兮驚曽氏之華晥

拾沐浴以孤泣兮兆有知夫孝子乘結駟以夸容兮終
内熱而㱏愧車美澤而可鑑兮曷栖栖夫靡止彼馬師
之食藝兮亦能遺玄黄而洞理羌若人之好修兮姤芳
澤之日恣将乘飛廉以上征兮揚古帝之正則悃愊款
款而彌貞兮固丹府之介特書盤盂以參倚兮慮夫黽
之不食揭嘉名於戸册兮振白首以莫忒申以辭曰茫
茫重玄物之先兮剛柔相摩文以宣兮反初復真德乃
全兮履素莫渝吾将以無愆兮

靜軒賦有序

元　戴表元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劄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默又絶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蟄穴而棲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暗雁先盡柔木速朽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馳而愈有鳴

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不覩於空洞渺没滄溟之淵方其决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彌喧迫至乎鉅海則沉沉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覩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烏飛而兔没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静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翫外物若蟬脫戯世好為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揺而岳動時然後處

不得已而處則鵲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妝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羮慍喜間有聞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可竹軒賦有序

元 戴表元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容主人問答之詞以

賡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黄門猒歷
兵革頡頏世紛捐家動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
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翳弛擔揮艘寧館
庖之不繼閲蒼倩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
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
徐舉優游内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
役浮毫泛類沿典遡籍油油乎顔充氣盈華春盛而方

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飱而待擊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謂几案之翫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媿夫重繩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橐萬金以聘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覿其睫暈欲寐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咳唾於須臾至此窮厓之巔絶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

四無人以惆悵忽見竒叢異榦瑰質偉狀至戀惜以忘歸為游揚而詠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粤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因前時之煢煢常櫛比而雲連錐蒲蔔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連斤斧之相踈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攜琴

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卧游無懐華胥竹當嘯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容主相喻頽然忘言但見脩脩之凉月若迎顧乎前軒

縮軒賦

元 戴表元

戴子既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戴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為於時

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糜遑遑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内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憩憊而逃虛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而何暇於隱何以為德哉客曰子不覩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為飽腹哉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

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闚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遜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終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熖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歷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齸齸安知

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懐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為夫一以子為羈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謷無譏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令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鈌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

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闊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盪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戚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恢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雪軒賦有序　　元　蒲道源

延祐四年余與牛君楚臣同官於翰林國史院始獲相

識君京師人宰相知其賢而有文以白衣辟用授國史院編修官未幾求去余私謂從君游者檢閱宋文郁曰第語牛先生云今司文柄者徒欲得君之賢以為此職非責以朝夕奔走期會姑少留得俸金以給饘粥可乎文郁以告君曰蒲之意甚厚然吾以早衰不能勉强非不樂此職也但食人之食而不事其事吾不為也遂決辭余聞之深有媿其言暨余承乏國學君使人持雪軒卷求余序引余竊思君之取義於雪其必有深意焉今

試以君平昔觀之則夫雪之皓然一色皎而不污者庸非君之潔乎其掩穢覆瑕者庸非君之有容乎其倏然而集忽爾而釋與時變化者庸非君之出處乎若夫為來年之瑞則君之孜孜講學以善及人者可知矣至如天葩繽紛匪雕匪刻作止疎密飛舞之態而其文章之妙天機所到非有意而為之者似焉宜君之以雪名軒而識者亦以為然也向所謂賢而有文與其翻然而去不以窮達累其心者於兹而益信噫君子樂道人之善

而欲播於歌詠者觀此有以識其大凡云既以為之序又從而賦之

牛君楚臣以雪名軒太常陳子悉著於篇而又徵文於余也余掇取陳子之所棄者以為言方其玄冥用事白晝將夕嚴風乍止同雲垒集天花散墜彌望如一飄然而入吾之户忽爾而縞吾之室余乃掩關退處蟄坏其居蕭蕭騷騷鳴吾竹牕之紙皎皎潔潔映吾棐几之書怳虛白之漸生渺俗慮之絶無當此時也或倚團蒲以

聽其聲或據槁梧以覩其色神魂灑然而昭蘇肝膽以之而瑩澈如生乎鴻濛之世與澆風之懸隔如獨立萬物之表蛻垢氛而超邈此伯夷采薇於西山求仁而有得而顔子躬四勿之訓已私之盡克之時也歟噫微斯人而與言啜茗飲以冲默

友筠軒賦　　明　方孝孺

惟青青之玉立俯猗猗之軒構憩樂矣之幽情處蔚然之深秀蒼雪灑乎涼飈綠陰蔽乎清晝春之時也煖律

乍起和風方剛對穆穆之龍孫列班班之鵷行風節持以雅素體質直而端莊其夏色也南薫解籜丹鳳來儀香馥纍纍而貝簇密葉重重而翠圍笙簧弭乎節奏珮玉鳴乎參差毗佳麗以褒雄據靜便而伏雌若一塵不到之際萬事脫羈之辰渭川致乎斯景黄岡寓乎此身風徐來而韶合雨初歇而香匀至若色侵書帙凉溢芳尊目穿漏以㴝金水環迴而漱銀坐擁碧筩之杯地敷翡翠之裀或彈棊而雅歌或解衣而脫巾或焚香而啜

茗或聯句而儁真固平生以足樂雖百罰而弗醺越若秋之與冬金氣肅兮萬木凋玄冥降兮羣陰驍履霜兮氷將至摧枯拉朽兮焉逃稟抗雪之英姿健凌雲之高標或強董宣之項或折陶潛之腰或簇白雲之調或作重華之韶既不婉以不麗亦弗矜而弗驕世上有玉堂之貴此豈無甕牖之安乃緩步以當車復謝崇而慕閒彼將聽晨雞而拜楓陛此獨咀明霞而扃柴關忘情於漢庭之寵避世於商陽之山至於侶魚鰕而友麋鹿豈

復對隆準而瞻龍顔采玉芝於蒼煙之表洗兩耳於清溪之灣然而清則清矣未有得兹軒之真樂者也詞曰

清清兮歲寒之心温温兮琅玕之音君子居之兮實獲我心俟正命兮履薄臨深君子處兮傷今慨古古人汨汨兮誰爭子所蔬一器兮酒一觴樂以忘憂兮歲月長羌彼五陵豪富兮乃積乃倉朝重白璧兮莫手粃糠松花飯兮荷葉衣瞶兩耳兮遠是與非朝其遊兮莫而歸安得從子兮其樂有餘

思歸軒賦

明 王守仁

陽明子之官於虔也廨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搆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没没於徽纆也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嚣嚣也而不免於呶呶焉嘵嘵焉亦奚為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為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

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恬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為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懐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倀倀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為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為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

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為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為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為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見南軒賦　明　李東陽

若有人兮衡門之下蘭渚之濵體貌質野意象清真植叢菊兮千株撫孤桐兮五絃朝詠結廬詩暮誦歸來篇蓋慕陶靖節之為人也遺世絶俗自稱為葛天氏民爾其傲睨江湖逶迤罔阪倚秋旻而長嘯驚落葉之方短藜杖紆徐其却立芒屩逍遥其未反登西丘而左顧陟東皋而右盼時宿留以延佇忽南山之在眼澹秋色兮將夕思美人兮何極瞻孤雲兮歸來與飛鳥兮俱息慨歲華之遲暮及草木之蕭瑟寄緬懷於太古聊一感於

山色方其嶄巖崻嶨如鬬如郄弛張廓翕如拱如揖飄揚兮如驟偃蹇兮如立倐斂藏兮既定渺不知其所入當予之始遇也倀倀皇皇心志交馳四顧徬徨不暇走趨俛仰之間萬景畢露披襟一笑傾蓋如故神之既交窅窅冥冥一塵不干彼此忘形太虛寥寥何物非假隨所寓託物無不可蓋於是不知山之為山我之為我也夫物有化機相為終始情感氣應誰之所使出於自然乃見真爾錦綵之炫爛適足以瞽吾之目笙簧之聒雜

適足以瞶吾之耳故達人之放浪獨鍾情於山水而樂水者之動盪又不如樂山者之靜而止也嗚呼南山之閒閒兮緊我之樂不可以言傳南山之默默兮緊我之樂不可以意識彼逆旅之相遭豈茫茫其求索惟物我之無間始忘情於聲色盍反觀乎吾身決天地之充塞彼南山兮何事僅乃胷中之一物

皆山軒賦　　明　陳璉

二儀氣凝有濁有清濁結為山殊勢異形內遍九有外

極四瀛雖姬轍不得而窮禹載不能盡名惟滁之山雄冠淮右蜿蜒磅礴儲精毓秀竦拔者為峯為巒嶔崟者為巖為岫尊隆者為嶺為岡坡陁者為陵為阜或翔如鸞或伏如獸或銳如圭或圓如冑或側如弁或凹如臼若空洞而腹稜層而節石結而骨泉流而脈或低而昂或拱而揖或奔而馳或斷而接其環於滁者幾二百餘里不翅錦屏張而玉笏列此皆山之大凡也爰有君子

系出延陵家傳詩禮世襲簪纓馳聲華於輦轂著勳業於明廷司馬政於淮甸友鸞鳳於林扃而乃怡神冲漠思屏囂諠爰擇勝地爰搆高軒以仁為基以智為藩以義為路以禮為門從而揭以皆山之號蓋有取醉翁之言遂疏泉石遂雜榛菅庭森玉樹砌長芝蘭新雨過而琅玕淨幽花落而莓苔斑方文牕之洞啓對疊巘之巑岏空翠飛來几上白雲棲於簷端或拄頰以迎爽氣或捲簾而縱遐觀或彈琴而招瑞鶴或吹簫而引祥鸞高

情喜乎沖曠雅志樂乎蕭閒著屐嗤乎靈運攜妓鄙乎
謝安若夫萬壑響兮號風千峯靜兮過雨景物佳兮可
人地位高兮如許列詩書兮前楹陳圖史兮東序撫孤
松兮盤桓歌小山兮容與或來山澤之癯或集瀛洲之
侶飲仙露而瀉金莖挹清風而揮玉麈詩成而光奪珠
璣賦就而音諧律呂屏鄭衛之哇淫蹈前修之儀矩此
君子樂皆山之趣有不可得而枚舉也予嘗宴樂軒中
醉而假寐夢乎一人狀如武吏絳衣朱冠持節而至揖

予前曰聞子所賦美則美矣但知其一未知其二我今告子幸毋為戲滁介江淮山川靈異歷千萬年孰啓其秘昔晉東征弭節其地琅琊之名遂聞於世爰及李唐文物斯備贊皇庶子後先繼至山水益佳臺榭崇麗溪著獨孤之文泉表陽氷之字逮於趙宋治邁於唐山川勝槩發於歐陽王曾諸公聲名頡頏登臨賦詠泉石有光或以滁陽之郡號為醉翁之鄉是以皆山之勝聞於天下故歷世愈久而愈彰逮及皇明密邇京邑鍾山石

城相望咫尺草木增華山川出色矧聖製之載頒著神龍之靈迹豐碑鎮乎巖巒天章煥乎奎壁是葢曠前代所未有而始見於今日也維城西南風氣攸聚爰建太僕爰啓公署羣圉牧監星列棊布僕臣維賢國馬蕃庶維渥洼之産未足以擬其良而麟德之盛不足以方其數豈徒誇威武之張實可頌國家之富方今聖明御極德軼唐虞萬邦樂熙皡之化而君子得以擅樂山之娛况皆山之勝再顯於文明之世而諸公製作不讓唐宋

諸儒豈山川之靈有待而亦氣運之所式符子不於是而賦顧乃於景之橅不亦陋且迂邪予夢既覺怳然如失因述所聞用書軒壁於戲神哉於戲異哉

歲寒軒賦

明 陳璉

猗歟美哉歲寒之為軒也去戎衛而匪遥隣公廨之伊邇峻宇臨街崇基猶砥文牕洞開遠見百里雖創建之高明較於制而靡侈每肆遐矚足暢幽情羣山獻秀或蒼或青奇形異狀不可得而名惟松與栢近乎簷楹根

蟠厚地樹蔭空庭於是外設緗簾内施棐几爐鑄博山
劒懸秋水蓄鄴侯之書講郤穀之禮延賦詠之鴻儒遠
酣歌之妖妓凡古今之名物亦無求而弗備想夫軒居
整飭松栢蕭森陽烏轉影緑雲布陰苔錦滿地市塵不
侵巢遼海之孤鶴來炎州之珍禽度清風於萬壑激鳴
籟於喬林於斯時也正宜投壺雅歌擊節長吟或鼓曾
點之瑟或操伯牙之琴神境適愜萬慮消沈然則此皆
尋常之樂未足以表歲寒之心也至若萬木號寒窮陰

閉塞臘雪飛璚山川改色郊野斷樵牧之蹤江湖絶禽鳥之迹百卉以之而摧殘萬彙以之而變易惟松栢之森然翠盈盈而欲滴於斯時也寄傲軒中或倚或徙醉飛觴而飲羊羔坐清談而揮麈尾效斯立之吟哦慕田鸞之服餌因有感於流光復細推於物理何草木之易零惟松栢之獨美想其為物也受正氣於天地稟精華於陰陽故能挺生奇質異乎衆芳排九霄之風雲傲嚴冬之雪霜恬晚節以自高期有用於明堂豈聖人嘗取

以比君子之德而君子亦假歳寒名軒以徜徉者邪辞曰嚴冬届兮萬物閉兮雪霰紛紛山川寂寥兮俯仰六合浩無垠兮維兹嘉植節操堅貞兮共守歳寒以盤桓兮

江月軒賦　　明　陳勳

石大夫嘗以清秋之夕與客登金陵諸山以望江渚露横波兮如練兎秋毫兮可數瑶為笙兮鼉為鼓江妃歌兮素娥舞聊一尊兮容與獨懐思乎緊何迫迫兮乃在

乎定水之曲虹崖之阿若有屋兮巖之間被青桂兮垂女蘿壁龕從以矗立兮流琤琮其在下虹梁雙兮繚之參差兮車馬瀠渟兮石坎澥汨兮龍山盤渦噴瀑不知其幾萬轉兮波光迴而洲渚出湛深碧之澄瀾浴鳧兮飛鴛素鱗兮紫蘭舟縱橫而網集倚漁笛於風湍忽東山之翠嶺隮望舒兮南端馮夷舞於波上捧明珠兮登玉盤於是空水相鮮素彩浮溢委鑒乎羅幌汎灩乎湘帙殷霜鐘兮初宵絃鳴琴兮横膝既而朋好集親懿展

羽爵曹飛玉繩徐轉歌淥水兮思長挹露華兮香遠斯
固已婆娑畢景偃仰窮年爰馳驅之靡息夢故蹊兮依
然客曰昔賢不嘗感夫水與月乎惟觀乎物之外也悟
彼藏之不盡知適我其焉窮今吾未能泝峽浮川過子
之軒而問焉而當其適則無之而非水與月者何必一
壑之美數畝之宫哉乃歌曰滄海一粟寄太空兮水流
月明杳無窮兮將子汗漫遊鴻濛兮挾飛仙人御長風
兮焉殢一區勞忡𢥞兮大夫曰唯唯誠如客言雖然子

蓋有思也昔先祖大夫有廉惠之德施於方州政成乃老於焉以休予時稚齒從釣游焉亦猶此月色此江流也昔人詠思祖德至或捧遺研而泫然況乎庭戶陟降跡往神留者哉客乃爽然盱衡西瞻若有遐企然更為歌曰山月蒼蒼江涓涓兮長松樛木枝連蜷兮蘭堂桂牖薜蕙櫋兮有偉若人邈而仙兮詒厥繄何簡與編兮俯仰瞻眺懷斯賢兮大夫敬拜舉酒相屬進牘抽毫以殿羣玉

方竹軒賦

明　金寔

秋孟之夕覺非道人寓宿於主人之軒見植竹焉外方中堅峭然觚稜扣之如石有聲硜硜予怪其不類衆竹戲若有評后皇植物各畀以形洪纖肥瘠莫殫其名毫忽無僭若治剖型爾竹之産為類實繁寄哀瀟湘託興淇園嶧陽之材聲叶鳴鳳箘簵之堅荆揚效貢黄岡如椽用代陶瓦篔簹叢生束之盈把由衙雞脛般腸射同蘇麻篔簹笆箪龍鍾體柔為節節促為䈥刃毒為篻依

木為弓毦毛為狗扶老為筇名雖萬變莫不示圓於外而抱虛於中故能文理縝密而節槩疏通迎刃而解落籜以從桃笙籧篨織翠生風纜維砥柱力綰艨艟干旄孑孑旌旗蔽空彤管煒煒横出詞鋒簫韶九奏至和攸同他如器使惟適所逢皆所以弼成人用而翼賛天工者也爾之為質外方内塞肌不柔順性復挺特㯅括莫施何堪組織豈非才不適用而名浮其實乎言既而去逡巡就睡夢一玄叟頎然而長雙眉入鬢氅衣無裳頭

角峭厲棖立木僵歷階而進出聲琅琅凡今之人喜圓惡方頃聞誚譏顧不敢當予非舍圓而不居蓋亦天賦之有常矧夫方圓不侔自昔為訒豨膏棘軸不能獨運鑿枘異投終扺於杏黯直見疏弘詐乃近正論天人江都遠擯愜諧詭奇金馬日進固知鸞圓以遂私不若執方而自信也且物生而才罕即安處雕礲斲削自致困苦樗櫟臃腫斧斤莫尋桐杉赭野枳棘成林天嗇我才實非我仇以才莫全我獲實優方將勵吾之方堅吾之

塞保天之全資地之力長我兒孫同居壽域邀涼月於江上疏泠風於座席有愛我者過從成癖敲門竟造不辨主客札瘥奚生逍遥甚適彼以才而效用於世者自視於予未知孰得而孰失也予驚而寤萬籟俱寂明月入戶涼在巾舄惟見此君挺然於庭粉垣鑄影一塵不驚修柯滴露鏘然成聲予乃爽然如失惕然而醒乃歌曰圓以智行兮方以義守智或有窮兮義則可久以虛而通兮以實而塞通或潰決兮惟塞乃格才應時用兮

拙為世捐用則精弊兮捐則神全竹兮竹兮子將謂汝為方兮而不識汝之大圜

聽鶴軒賦有序

明　倪謙

予友郭君彥理曩在南京嘗持聽鶴軒卷索予為賦予時偕計北上迫於試期不獲遂所請今從親至京復出此卷示予展視則已為華胄勳衛公所先姑亦效顰於末非故與之角貴不爽舊約焉耳其辭曰

弭余節於瀛洲兮陪羣仙以遨遊聆天風之下上兮落

清響於高秋靜余武以延竚兮愛餘音之斷續覺塵耳之頓豁兮滌寒泉於一掬恍羣真之禮極兮鏘珮玉其琳琅疑鈞天之廣樂兮律協應於宮商道逢余之故友兮序汾陽之世譜爰傾耳以告余兮斯乃貽禽之送語曰予嘗豢此兮儼真素之芳容匪吾子之見賞兮孰能得夫予心之所同嗤粉黛其駢列兮紛搊箏而擊筑拂梁塵以遏行雲兮適足蠱心而蕩目慨風雅於中古兮曾一聲之莫遺引圓吭以振羽兮若大音之正希緊生

物之有聲兮形氣軋以相成繁噪者亂吾慮兮哀怨者

傷我情惟伯趙之與鸝黄兮肆頰舌其無餘憐燕雁之

來往兮歎梟獍之不可與居彼雝渠之急難兮羌不可

道也矔鴉鶡以哓哓兮又鴕鵺而莫之好也豈若吾之

仙容兮出青田之世族形歷世以屢變兮壽千齡而不

足養圓顱之渥丹兮曳裳衣之玄縞飲瑶池之玉液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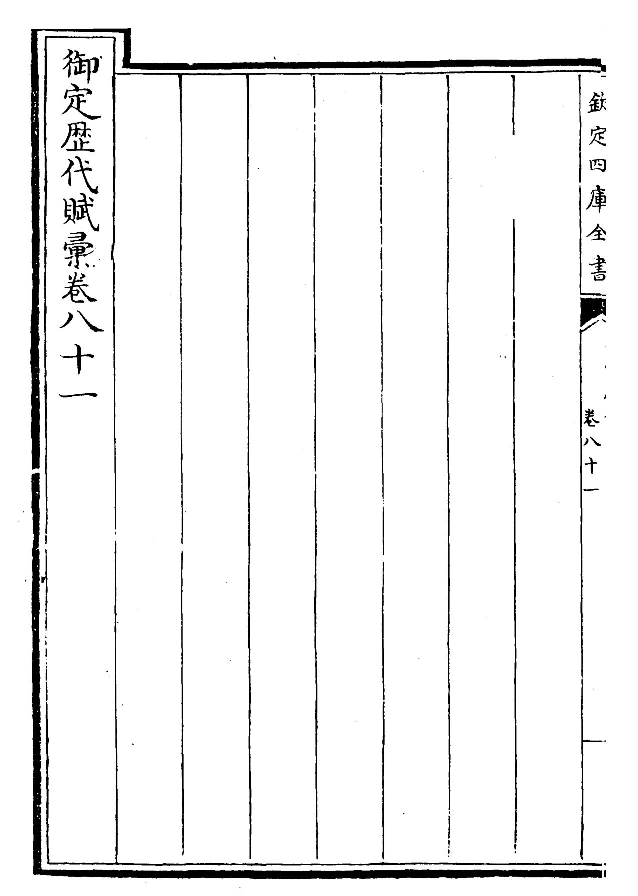
啄玄圃之瑶草席威鳷之遺慶兮策南征之故動匪子

晉而莫馭兮豈士衡而得聞夜警露以長鳴兮旦沖霄

而厲翼訪逋老於孤山兮夢坡仙於赤壁心孚契以蘭
臭兮結新盟於歲寒時興逸而起舞兮發爨尾之清彈
徹塵馬於寥廓兮駭窓雞之辟易諒知音其既覯兮願
療此煙霞之痼疾予聞已以蹶生兮嘉物理之善窮昔
孔聖之耳順兮貴聲入而心通彼鳴臯而聞於天兮固
無微而不灼在陰而子和兮信可縻於好爵睠閶闔而
尺咫兮宜排雲以上呼跨黄樓之六翮兮斫蟾窟之桂
株待震霆之起蟄兮露嶄然之頭角筥鵷鷺之清班兮

接鳳凰於阿閣斯時也余將與子共遊樂於靈囿兮重

聽夫白烏之翯翯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一

御定歷代賦彙卷八十二

室宇

至樂齋賦 有序

宋 王十朋

余讀歐陽詩有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之句因採其語以名齋又從而賦之

余與客坐於書齋之内客仰而顧俯而笑曰子知天下之樂乎散於事物之萬端會於窮達之兩途然皆有窮

焉吾言而子聽諸高車駟馬腰金曳組前者呵後者衛士之得志於當時者之樂也然有時而厭焉前日朝廷之士扁舟去而煙浪深也枕流漱石吟風嘯月採於山緡於泉士之無求於世者之樂也然有時而改焉前日山林之士蕙帳空而猿鶴驚也予曰子之言皆外物之樂也樂故有窮烏知天下有所謂無窮之至樂哉一簞食一瓢飲顔回之樂也宅一區田一廛揚雄之樂也是固無心於軒冕亦不放志於山林得乎内而樂乎道也

吾今游心於一齋之内適意乎黃卷之中師顔回友揚雄遊於斯息於斯天下之至樂也又烏得而能窮

山齋賦有序　宋　鄭剛中

觀如居士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於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因竄正木偶因漂南冠而縶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追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岡奥而爽動而幽初環翠以通幽鑿嵌巖於邃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於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亦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梨有栗吾非耕而𢙫𢙫則濯而揖揖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晚日不知芰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鹿豕不驚烏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

儒要當釋屩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而隨人燒尾何為守枯槁而遠長安也脫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斑也盍亦舍蜩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閭而甘之炙背食芹誠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奈何草茅之性終在煙霞之痼不痊服勞而力已朽願息而中愈頑雖侯與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果以滄浪不濯之身負藪澤難藏之垢大不足以禦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

厚爰葺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容難過於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藜茀蓁翳崎嶇巀業蓋蠻獠洞丁之所雜糅罪戾者居之不妨戴隆恩於崧岱寄危根於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晝扃隅坐一牕度秋林之策策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埽庸神之滯困對孤爨之餘清盥瓶罌而小汲雜茶薺以同烹問迷塗於貝葉窺奥義於義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修行之庭彼何

叟也謂吾小齋為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於中州縣在旁何落吾事不須笏以拄頰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於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於終焉之計

學林賦有序

宋　楊萬里

吾友胡英彥取班孟堅序傳之卒章與黄豫章求益窓下之意命其齋房曰學林誠齋野客楊萬里為賦之其辭曰

學林先生宇宙一室書册永日江聲山影排户而顧交詩臞書癡牢關而不出客有念其幽獨者閔然詰之仰瞻其玄霧之中則垢以銖兩計也俯視其烏皮之几則埃以分寸量也客意若不釋然者而問先生曰子奚若是哉癡臞之為雙埃垢之為鄉世與子忘乎子與世忘邪先生塊然若不聞者徐顧客曰子可與談乎俄掀眉而奮袖粲玉齒之有光源以開闢波以帝皇幽以天緯焯以人綱胜以虞初之破碎粹以東家之文章初松風

而淵水忽玉磬而金簧客驚而自失曰吾鄉也病子吾今也敬子子殆近於道者邪不然何凝於今而黠於古歟何臞於貌而腴於文歟何埃其几而不埃其心歟何垢其中而不垢其德歟子殆近於道者也雖然子之幽且遐者吾不能以問子子亦不能以告我也願問其膚而已吾聞檀柘有鄉不明不植也玉石有琢不友不益也今子也十趾之下無百里之歷兩耳之竇無單辭之獲則子也既絶學乎諒直矣不幾於不羽而翶書圓不

脛而趨聖域哉此吾之所以不惑而不得也先生曰非竹實林惟書為林今吾百聖之與居羣書之與曹蓋終日揖遜其間之不暇子猶病吾虛空之逃邪容聞而悟出而喜謂其人曰吾有聞矣吾有聞矣其人曰子焉聞此容曰吾聞之學林之叟學林之叟聞之小德之父小德之父聞之叔皮之子

新齋賦　元　元好問

予既罷内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

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為説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為山而惡乎晝㞕霜堅氷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寄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為神拊陳迹以息觀博吾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

依性命道德之所存無三年之至縠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曽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伥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囂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躐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已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

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槁之弗春人安知温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有序

元 元好問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為之補罅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蓽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為士之貧至於

君極矣無禄以為養無田以為食無僮僕為之負販無子弟為之奔走無好事者為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資無旬日計泰然以閉戶讀書為業不以為失次而以為當然不以為怨不以為憂而又且以為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迺為賦云

賦分在人如物有常反鶴與鳧無益短長力有可求勝天不祥福不盈睫一敗莫償莫難養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兮莫知其鄉飽飢有時而激兮怒殆豢虎之貽殃

我思古人動靜有方靜以養虛剛以作彊辱以處汙愚以退藏屹中立而不倚遡橫潰而獨障直鈎磻溪之魚禿節單于之羊有漆身以為厲有披髮而為狂仕汙世而執翮狗殊俗而解裳太阿存兼善之達緼袍有不求之臧唯夫長劒大冠以揖讓人主之前者若固有故木食澗飲雖至於勞筋骨而斂體膚者為無傷古有之居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避世而不復見然愈揜而愈彰南山蒼蒼北風雨霜有蘭不凋俟春

而芳偉哉造物又將發吾子之幽光邪

餘閒齋賦　　元　袁桷

曷不觀夫農夫之治田春畊夏耘晝作夜緝望歲常有思憫苗若不及候其陰晴謹其凉熱食不滿嗛目不承睫穡事告成以祀以享入此室處曰余將有養休其四肢里閭熙熙甕牖迎陽玆其為一歲之隙得以自怡者歟古之志士範圍天地之初冥搜密籌心如淵珠據會以集要積神以合虛冬爐夏葛謝而勿居逮其蓄極以

通若燭計龜卜物莫能沮燕居申申欲不踰矩倚門而
歌聲裂金石恢乎其有容順化而有得葢其勤者若此
則其終也乃以豫佚惟昔賢之肥遯屹乎其頽波青林
扶疎擢兹瓊柯味道以觀淡乎不頗閱世推移飲兹無
何養其粹精不激不阿有容仰止撫其嘉名以處以息
慨然而言曰悲濁垢之駢臻御吾輪兮焉窮慜逐日以
道死異惜陰之度功厥今金馬公車履舄接踵承色以
求為疲為冗退食以休濯其靈根藏眞養恬疏清滌煩

庸式庸似著於門顔維四民之有制實士農之居先惰於初者躓於後奬於智者罹於艱歸休乎君援琴而歌曰羣動兮夜息貿貿兮吾徒曷猖恣不能以自適書兮在度卛兮在席復吾初兮以無忒

息齋賦　元　袁桷

慨太素之日凋服仁義者亦幾乎外馳百幻眩晃衆受糾纆側身於積薪之上試命於累卵之危髮盡化而齒將終竟不得要領以自持端木之智工於言結駟之德

色索其中誠餒然也史遷之足老於行悲憤之書不能以全其生也東門之悔華亭之悲是猶碎轂而大輻掘泉而止渴何其遲也古之至人止於其所不止休於其所不休兢兢惕惕不得而名之强名曰息夫息形者神清息事者愚絶息心者心愈馳息名者名愈徹莊周之息影為荒唐陶潛之息交為慨慷是皆未得其當若然者其必有自息之方夫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世故之岐多人事之機深生乎下都兮又安能超舉以絶塵

維李侯之靜好藹鄒魯之淳風不求異乎人默息以厎於鴻濛振纓而趨簿領如棼上下雜糅否臧混淪一息而求之何異解牛之鋩刃眇目於毫分也退居申申圖書領賓不喜不慍寂然含珍吾有以知其息之外陳者矣夫天地之理動靜濟焉偏一而用則為五行之沴人身之氣如車軸窒而不流則為疾癘為末廢若侯者其何以為息之體而余以為外陳者豈侯之意與他年成功而歸晞髮於彭咸洗耳於箕潁味乾健之旨以極君

子之理吾不知侯之所為息者其信然邪其寓言邪

息齋賦有序

元 戴表元

薊丘李仲賔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遥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遊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𧿒大

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
躬曰何行而非家雖闤闠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
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
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
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竅之鳴木欲
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
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
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

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壯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喑烹潛居淵覿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邪故有南華懞恍之裔西方竒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眞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容容齋賦有序

元 戴表元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為者邪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懐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為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全萬類一丘厥有黄髪真逸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泠之流笑衆雛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腹咸崢

嶸以思逞如不盈其所欲既靜竢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強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庚舉而投之太倉不知其有㵎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豈狐之擇燠乾鵲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翛翛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

委摯拳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為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
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毁第汎汎而容之遺簪
墜履殘簿賸篋或閒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葢
何必家陳羔鴈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趨
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
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樽啞面教忍佩韋矯温所謂
擬富於驪珠之室衒明於扶桑之暾吁嗟乎獲容於人
則幸爾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寄安齋賦

元 戴表元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傲貧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途袒裼而不知其為泥途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觚破鐍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

之風而自失也

木齋賦有序　　元　虞集

奎章閣藝文監秀才方積昔在匡廬讀書羣木之間謂之木齋余愛其高秀而賦之其辭曰

夫何硉矹以崖峩兮據積水而鬱盤有梗楠與豫章兮翳松柏之丸丸攬芳草之盈庭兮聽呦呦之鳴鹿濯余纓於滄浪兮沐余髮乎飛瀑余潔清以有待兮歎望之而彌高結余驂以弗馳兮氣緜薄而心勞感春物之芳

芼兮又晚實之不食更千歲其未巳兮退自修乎茲室

存存齋賦

元 危素

繄太極之混淪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闔闢兮暢萬物之滋蕃羌易道之廣大兮備吾身於乾坤極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體成性之存存兮由道義之不匱信弛張之靡忒兮亦柔剛之相濟偉鄒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異羽毛之頑冥彼嵬瑣之紛紛兮遂梏

亡於外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皆蒙於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雜糅於稂莠懷咎繇之苗裔兮蚤奮迹於滕邦炯氷壺之交暎兮粹白璧之無雙翫玄理於簡册兮驅長才於海江爰校書於史館兮持憲度於臺閣善和燮於羣情兮或誾誾而諤諤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蠚退休沐而齋居兮撫易象而觀天亶存存之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雖首路之邈悠兮奚白首而不還憶旋輈於虎林兮卻傾蓋於京闕瞻雲霄之軒翥兮莫

策勵於駑劣葆貞白於歲晏兮追往行於前哲樂几筵之潔清兮陳左圖而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啓韋編而載愉託中情於藻翰兮著懿戒於座隅

真賞齋賦有序　　明　豐道生

夫人所以參列兩間優游没齒莫不應務彰性接物萌情適體求充委時感興因有乘風雲以騁志附龍鳳以效能或載筆於鴻闈或假鉞於虎闈又有華轂日擊錦帳雲連蛾眉擁於後先鷺羽忘其冬夏又有取穀出絜

執籤鑽李朽貫不忘虞躬滿籯惟圖裕後衆之所趨區以别矣揆厥心賞何者為真錫山東沙華子貞孝之肖藝文之英俶儻卓犖之懷弘廓瓌瑋之器等勲業於浮雲視侈富如土苴爰購齋居惟貯圖典六經之籍諸儒之論歷代之史百氏之言周秦漢魏之書晉唐宋元之繪固已盈几溢奩兼艗壓棟至於藻鑑所注神情所鍾性命可輕頭目同寶則有鍾元常季直表貞觀之所珍藏也王右軍衣生帖祐陵之所眷題也顔魯公劉中使

帖及朱巨川誥宣和之所譜藏也王方慶通天進帖金輪之所搨翫也永興汝南季海道德楷法矜於海岳子山步虛康樂二贊草聖擬於季真右丞輞川圖珍聲萬代恕先雪江卷寶著前朝君謨留精於數牘魯直擅美於五書高宗居九重而臨寫奪真忠穆挺大節而辭札更雅米兵部瀟湘景若就楚江閣次平積雪圖頓忘三伏松年九老院體一空馬麟四梅家法咸具趙承旨臨書入二王之室諸圖鼓盛唐之風邵菴蚊賦具體虞褚

彥敬雲山同趣襄陽叔明青卞隱居小幀元鎮惠山春霽等幅飄蕭溟涬之表鏗鏘倡和之音又若壇山大篆鴻都石經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黄絹搨鶖古題具在子敬植賦全本僅存淳化祖刻朱書見元祐之傳太清嗣摹墨彩乃大觀之舊曁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則南唐之初梓也聶崇義三禮圖俞言等五經圖說乃北宋之精帙也荀悦前漢紀袁宏後漢紀嘉史久遺許嵩建康錄陸游南唐書載紀攸罕宋批周禮五采如

新古註九經南雍多闕蘇子容儀象法要函稱於諸子
張彦遠名畫記鑒收於子昂相臺岳氏左傳建安黄善
夫史記六臣註文選郭知達集註杜工部詩曾南豐序
次李翰林集五百家註韓柳文劉賔客集白氏長慶集
歐陽家藏集三蘇全集王臨川集管子韓非三國志鮑
參軍集花間集雲溪友議詩話總龜經鉏堂雜志金石
畧寶晉山林拾遺東觀餘論唐名畫録五代名畫補宋
名畫評蘭亭考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牙籤錦笈以為

藏天球河圖而比重是以太史李文正公八分題扁曰真賞齋真則心目俱洞賞則神境雙融翰林文公為圖為銘昭其趣也昔張彥遠弱年鳩集晝夜精勤或嗤其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貨衣減糲篤好成癖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適米元章每得一書既窮其趣輙以良日手自背洗客拱而後示屢濯而後展諦觀之際迅雷不聞與夫褚中令鑒定若視黑白黃長睿辨證不漏毫髮揆玆雅抱千載同符斯東沙子所以淹留歲

時兩忘憂樂眇萬物而無累超四海而特行者乎華之
先晉孝子國史有傳下逮有宋將仕公克振其家趙文
敏表其墓監稅公以善化俗揭文安銘其墓德珍處士
堅辭總管黄文獻等稱之子舉都事自奮功名文獻復
誌之厥配陳節婦堂有名公不一之書其孤棲碧翁軒
有文儒相繼之作貞固翁輯行家禮著於文同之傳源
長翁刲股活親顯於傳芳之集以烈婦名者翁室鄒忠
公之裔也以存思詠者翁子守德孫廷元之孝也南坡

君遜業以成其義則喬太宰呂宗伯鄒司成之言可考
錢碩人備德以相其夫則王特進吳文端文衡山之筆
有徵東沙子之先妣呂亦有衡翁之筆誌矣凡此高文
鉅册照映齋中則又華氏寶玉大弓子姓世守當傳無
窮以為衡鑑匪特翫好之供者猗嗟茂哉東沙子夏字
曰中甫余交其人僅垂三紀知其志乎古不同乎今也
爰作賦曰
有清華公子謁乎素履山人曰蓋聞九陔倚杵十形氷

塊跳丸往来編珠縈帶二氣運其良能五行儲其靈粹山川通其竅液動植紛其恢詭於是乎人也稟至貴以含生超衆靈以成性萬色歸乎善視萬聲攝乎善聽臭既别乎芳穢味亦甄乎邪正紛能言以能行乃時動而時靜其所以役其心思充其口體者蓋隨感以有觸或無涯而求騁聖王有作以道裁成勸之以爵賞董之以威刑民知向違咸樂其生羸劉而降曁我皇明治忽迭易歷數幾更神帝嘉靖弘厰昇平農服於野商踵於塗

工竭其巧兵寢於隅當是時也有志之士固有應六符法三光横玉麟飫黄封撫華夷燮陰陽哂蕭魏而弗齒睨伊旦而與伉復有元勳世冑倚葭托肺丹書帶礪乎河山金貂趨蹌乎禁衛爾乃相天時占星紀開阡陌制耒耜耕耨以時刈獲必倍若千若億為倉為積或擅丹穴或儲紫貝量畜以谷閉門成市沉腦塗牆文繡被地玄妻素娥弄玉飛瓊之儔便娟巧麗顰眉睇目取憐乎左右戲魚龍而舞柘枝詠明月而歌百歲鐘鼓箜篌簫

竽之音鏜鞳乎晝夜喧闐乎閭里所以快耳目而娛心志者亦足以稱豪於一時而不遂汶汶於斯世者也吾聞錫山有東沙子者儁偉人也粤其上世義熙維寶始居慧山華里稱孝宋遷隆亭原泉則肇夷逃而華振業孔耀鶩津洋洋喬木杲杲節義之傳詩禮之教簪紱蟬聯蘭玉滋茂迺東沙子靡諧厥好蕭然一齋自樂其道胡於斯際匪則匪傚上之不聞出才智佐明時以芥拾乎青紫下之不聞友豪俠置聲色以酣樂乎桑榆中又

不屑廣田宅殖貨賄以貽裕乎裔胄其於世也若或醜之其於古也若或糾之自在幼壯至於艾矣頽然泊然不易厥守意其性爾殊乎抑無見乎聲利之徼歟蒙疑不釋願就正乎有道素履山人默然不應瞿然直視已乃啞然而笑曰咈哉噫嘻子蓋未達乎真賞之趣也天地變化陰陽乘除曲成萬物理一分殊或清或濁各適其趨情别淑慝性分哲愚方正其俗人十其區王不火爐金不土渝柏不霜摧橘不淮踰貉汶而斃蘭圃而枯

鷹嗜麋鹿帶甘即且物則有然而况於人乎宜子於此
心猶豫而口囁嚅也且東沙子之賞真矣所得深矣請
次第而宣之典午陽九豪没於戎子憶父言老不冠娶
既悲罔極亦傷國步終孝全忠克承厥譽弟嗣有傳慧
麓延緒南北屢遷逮乎炎渡君選友聞德珍子舉配陳
貞節勝國表著栖碧奉母堂軒是署貞固發避國初定
處乃經故莊佳氣鬱聚遺命克遵後昆斯裕訖易吟詩
蟬蛻鳴翕精誠動神明儀範昭士庶義烈維鄒存思弗

措南坡孝友期熙繩矩希翁之媳娓德二姥是鞠中甫敏而稽古其始也岐嶷秀穎成童耿介志超萬物之表心遊六藝之内諗佳頌之雍皡觀國風之成敗兼魯韓之旁博貫毛鄭之專治集歐王之新奇析朱吕之精粹抽密義於繭絲振金石之清籟翫象辭於三聖誦典訓於四代嗜孔樂於姬文審顧答於回賜明仁義於鄒輿談荒唐於莊惠伯陽尚其玄虛禦寇逞其恣睢孫吳備其奇詐管商顯其功利申韓忍於刻核屈宋陳其諷刺

賈董敷其治策馬楊逞其詭麗遷固儗於春秋潘陸方於江海燕許誇其手筆李杜稱其雄偉王孟詠其幽雅儲韋味其清洌韓柳宗其典則曾蘇羡其汪沛以至岐黄之濟世曇摩之似是百家之殊途九流之異派靡不辨其瑕瑜導其肯綮飫其膏腴嘬其骨髓既填胸兮通理及援毫而吐思乍雲蒸而霞纈或川流以山峙發朝芳之芬葩謝夕叢之腓瘁軒乎蟉騰而獸駭翩兮鶴舞而鴻跂明揚文武經緯之略微闡天命性情之懿上敷

帝王修治之範下述閭閻阽危之弊搜羅匪漏傾瀉無滯準古繩今規人矩世舉而措之固将黼黻乎皇猷而康濟乎品彙者也若乃締金盟啓蘭室合志方營道術濟脣齒染藍赤文以淡成言以忘得二泉師友乎希翁乃忘年乎膠漆南濠耽樂於圖書爰同趣乎米薛涇野忠直振時而健羨乎壽席南原廉介絶俗而劇談乎日夕衡山耆德而文重乎釣石東郭同門而追宗於淑實瓦屋高簡而萬里致參同之益媿吾英爽而舊京賞蘭

亭之蹟石亭留夜坐之圖林屋灑雞鳴之墨資五嶽之麗藻契蘿石之閒逸樂何王之雄俊取月泉之空寂相與切磨其功講習其業文會輔仁威儀是攝猶以為未足也白巖先生敦龎植性希叔旦之碩膚儕孔明之水鏡庶稚圭之無我齊君實之守正陽明夫子心學希聖超訓詁於闗閩悟存養於曽孟播直聲於善感邁成功於李晟間氣之所鍾人望之所凝英才之所樂育曲木之所就正於焉鼓篋而行泛舟東競摳衣必慎執經求

證學究淵源道廓蹊徑通於常變達於義命此其志豈效為我以自私曽無與乎天下之利病者哉嗟乎鞀鼓聲微吐握人邁顏異遭三卞和刖再寧人事之弗臧將天命之有在是故伯樂恩深令伯情至元卿嚙指曹休垂涕臧循倉皇以無寢司馬徘徊而不對此東沙子之所以傷乎內也務光抱石魯連蹈海文舉樽空侯芭席散子期賦於感音希範思乎絶藝此東沙子之所以感乎外也夫庶務前棼則清虛弗來七情中擾則㒩白馴

致易不云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夫子亦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君子知命亦審其進退而胡物之競矣爾乃闢故趾開三徑建新齋闕幽境珉碱平柏宋挺朱牕明素壁淨松關邃芝房迴縣李書原米名梧陰垂砌荷香滿庭太湖靈壁英山武康錦川之石霞湧浪積鳥棲獸躑蛟旋魚躍菌秀英圻若醉若舞若戲若贰嶜崟紫虎嵱嵷紆譎紛員兮庭實龍髯之松瓔珞之柏彌勒之竹合歡之橘丹桂青桐玉蘭

木筆碧桃紅梅海棠朱櫻紫蕙黃薇末麗杜若荼蘼瑞香水仙天棘宜男午葵桃黃紅欒昌陽日精鵾花瞿麥或蔭修除或森閒隙欐佹發觚劉莅咲肸猗柅的皪葰楙芬萃凝甘露兮揚清颸薇炎暉兮延皓月巢鸞鶴兮遊文魚噪寒蟬兮吟蟋蟀東沙子於是埽絕煩囂獨怡岑靜巷無車馬之音庭鮮襟裾之影置軒轅之棐几拭殷俣之金鼎爇旃檀之珍香俯汝官之陶皿滌端州之紫硯列點蒼之秀屏佩不衰之漢熊握如脂之古印被

銖衣之翩翩啓瓊笈之縵縵昔者周穆巡狩至於壇山吉日癸巳親題石間弩張劒拔虎跳龍盤通古卧車而心悟中祜龜壁而跋存雖贊皇之未泯緊古意之邈然茲僅見乎齋中蓋唐宋之所傳漢世隆儒六經是訂邕立典賜八分稱聖武定遷鄴而半沈貞觀寶墨而獨進刓蝕蓬萊之摹本亦亡滅而莫問幸百許之遺文諒蚪驤之堪並銘石之楷魏首元常幽深絶世古雅無方悵敬仁之俱逝訝宣和之捐藏薦賢表乎季直纂要紀乎士

行煥貞淳之寶印遺照乘之夜光草書之極晉惟逸少至聖大成形神俱妙彼王著之摹刻徒肉勝之遺誚沓表生之真墨徵八璽之晃耀矧祐陵之金題覩孤鳳之縹緲方慶臣璺文獻仍孫廓填鑑影郢人運斤信得門而窺奥豈虎賁之旁樽始金輪之辱序終倦翁之見珍況棲碧之手澤幸青氈之得人初學詩贊編聯庾謝綵牋古色仙蹤疇亞曄霓裳兮逍遥絢春林兮布䕶想投跡於虚空殆爭工乎造化閲神龍而流芳載書譜而增

價偉哉魯公忠誠川流正擬劒鋒行超篆籀慰瀛磁之
既平凛英風之發秀燦碧牋兮宜墨駭龍蛇兮奔驟歷
七君之品題實諸帖之領袖矯然季海楷法稱雄怒猊
渴驥父王祖鍾述老彭之玄訓準樂毅之奇蹤爛玄真
之丹識縟黄素兮金龍延之證其第一原功詑其難能
乃若高人摩詰前身畫師家輞川之幽勝寫詩景之瑰
奇山盤紆兮挾霧林蹇嵯而藏暉水揚縠而淼淼雪筵
紛以霏霏斯景玄之攸録乃天府之所詒狂仙忠恕尤

妙書法委羈宦而肥遯狀江行之霽雪景翳翳兮霾深波粼粼兮澌滑傖坎廩兮擁袂舟凌兢兮礙枻紛倡和之琳琅允誇詡之昭揭五季書亡君謨聿興世方宗其楷法妙實在乎真行詠山堂之秀句陳子發之至情啓評事而端謹示新記乎崢嶸統二八之並美標五子之題名元豐彌文豫章獨步變行楷於清臣習顛草於懷素伏波稱其神偉諸座資其頓悟尺牘表其姸姿舊遊發其豪趣睨顏蔡而追隨軼蘇米而不顧思陵南渡繼

體道君當金戈之倥偬乃留意於斯文忽神遊兮天上
遂手追乎右軍皎翔鸞之舞鏡邈羣雁之凌雲奉華拜
乎嘉錫亨貞品其入神元暉克肖搆堂海岳行書賞於
光堯戲墨貴於京洛思襄陽之舊遊顧瀟湘之是貌藹
晴雨之變幻縱天真之揮霍象内則晦翁屢題畫表則
子言斯度次平畫院髣髴李唐兼承直之家傳殆出藍
之擅長當阜陵之辛丑灑積雪於迴岡風隨盼而忽暝
墨深黑而流光恍三伏之全失凜瑠璃之對牕魏國王

孫神仙玉倚灑翰齊乎王鍾繪事超乎韓李經賦宛其
神傳山水怡然天解塞翁讓其三百暮江望其千里洗
晚宋之衰蕭為來世之模楷至於淳化祖刻則廷珪墨
色之古銀錠棗木之紋坡老硃書之辨趙公姓印之文
啓明向曙離劒還津較之師旦子明之刻次莊希白之
臨烏鎮福清之勒武岡東庫之分精粗迥别不可得而
並論焉小楷諸帖則樂毅元刻之真朔贊初鐫之勝黄
庭遺字之精洛神全賦之覔尺璧斯陳懸黎孤映與夫

虜之破邪歐之白鹿心經褚之陰符度人柳之尊勝清淨金生玉潤咸可得而繼稱馬蓋遊藝以依仁寧翫物而狗欲飲沆瀣兮吸朝霞沐咸池兮浴暘谷乘野馬兮遊泰初班由夷兮謁荼佁量古今於一瞬覽宇宙於圭竇心澹澹兮坐忘行踽踽兮背俗聊栖遲以容與每遇意而自足所謂皭然蟬蛻浮遊塵壒之外離人而立於獨者非邪言未既公子憮然而歎逡巡而避山人曰欻斯風乃炎崑峩涓涓斯濬乃瀰江河神明既啓麁穢

則那公子居矣吾將授子以皓天之歌歌曰皓天明明
森成性兮迷亡狗物孰知正兮福輕乎羽舉孰先兮釁
重乎地避孰全兮息交絶游閒齋中兮厥心冥冥若虚
空兮左圖右書瞰煙雲兮日月逝矣公子聞之渙然顔
泚下席而拜起而稱曰鄙人顓蒙溺乎荒俗之趣未聞
大道之旨者也幸夫子迪我若發矇矣願卒業為弟子
乃賡之以中丘之歌歌曰相彼中丘勃崒壤兮行潦横
集又莽霜兮脂車結駟天貿貿兮日昃之離缾鼓缶兮

無累之人迴絕代兮弟子釋疑真賞泰兮大夫能賦照中甫兮琢珉龜齋俾無斁兮

漱玉齋賦有序

明 鄧雲霄

余憶家食時彈琴齋頭入吾室者明月清風與吾盟者海鷗漁父服食求仙意氣霞舉今十年浪出一官無成頭顱可知拙宦自厭思欲抱犢故山唾棄雞肋追敘昔日聊抒遘懷敢告山靈訂言此賦夫小園見子山之高閒居識安仁之逸余雖蕪陋遠遜古人至若適志自喻

其旨則一誦之猶帶煙霞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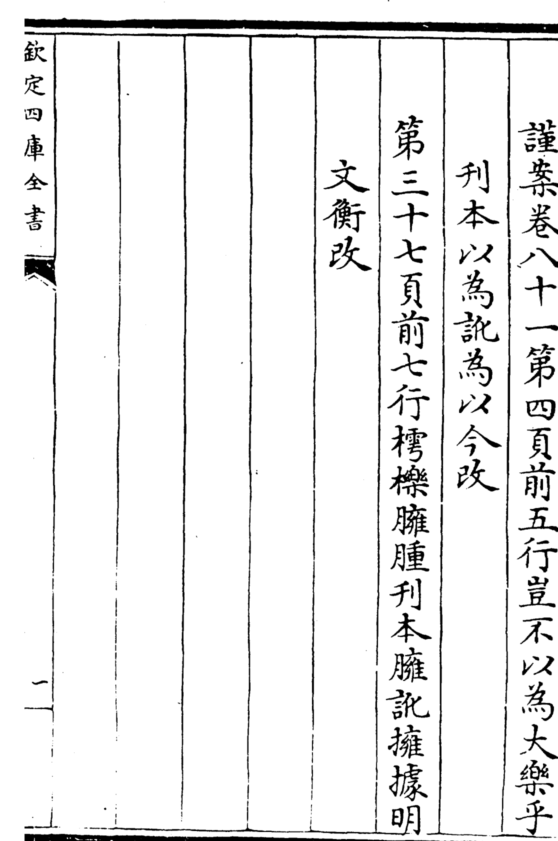
天鏡先生抗心雲際盡排冥筌與道合契枕黄庭於山齋專服食以忘世其為居也幽踰鄭谷僻若蘇門羅浮北戸勾漏東鄰絶埊墁以示素剖藩籬以全真階列忘憂之草壁挂無絃之琴支牀有龜應門有鶴鹿為銜花兎供擣藥石掩雲關書無剝啄松醪初漉香積厨清更檢囊中秘法得漱玉之真經刀圭入口骨换身輕因以漱玉顔齋招邀仙侶息踵塞兑塊然獨處問奇之屨常

潚罕十謁而一遇於是和光子怪其迂誕過而問焉捫歷罙阻步頓屨坐穿溪度竹迷右失左偶遇山童披煙掣鎖主人方卧無為之牀醉羣玉之漿傲羲皇對蒙莊游於枕竅化蝶同翔和光子順風疾呼再拜而請曰吾聞通人不滯於物茅靡波流與世汨没追歡窮年驕奢畢日封擅銅山家藏金穴食有鳴鐘之餼馳必鋪錢之埒適志澤體靡不愉悅今子癯形陋室枯坐空山食淡攻苦期覓大還徒自濡涎蝸角浪稱脫屣人間成丹幾

時僂釐虛斑且子溪無神瀵之泉居類愚公之谷竊之
止存四壁量之不滿十笏葅菜當鮭嗛嗛於腹何取斯
義而名漱玉主人若醒未醒似聽非聽偃仰欠伸徐徐
出定目招客曰子其來而不見瑞圖之甕西湖之杯其
光湛湛甘美如酪又不見昌城之蕊長洲之英釀為膏
液醉入蓬瀛寶屑曾霏金掌真方久閟珠庭豈止辟邪
滅瘢用以和神潤鬼非貢之於于闐非獻之於鞅鞨種
不由於羊公藏竟異於張伯蓋崟山開而五色現丹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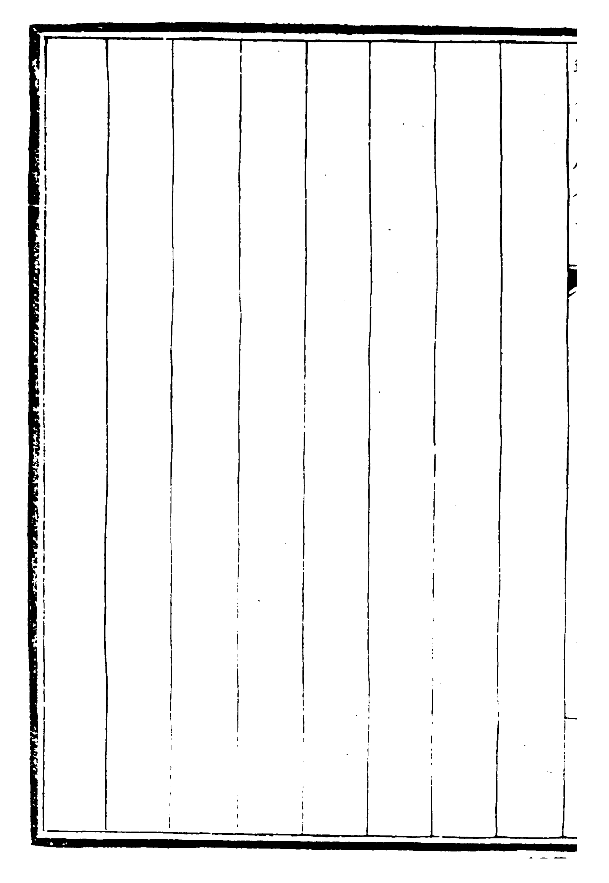
澄而五味發余鍊以軒轅之鼎承以優曇之盂一漱而黃芽長再漱而白虹舒截肪蒸栗其味焉如故陋齋或笑於田父而瓊漿巳重夫五都子徒慕洛陽名園道南大宅侈樊重之軒麗郿晏嬰之狹窄安知高明鬼瞰盛滿神殃鳥散梁家池館狐啼霍氏門牆沈酣狂藥寢息柔鄉歌聲未歇弔者在堂嗜之如烏鳶之腐鼠織哉同糞土之蛣蜣豈若煖眠鍜竈遁跡鑿坏巢父之巢出入壺公之壺往來雉不驚羅蟬欣得翳樗以不材全身桂

以餘香自甆吾且棲遲茅屋嘯詠雲窩三徑之蒿雖滿一瓢之樂已多足戒路於亡羊心捐情夫害馬愧北山之移文恥終南而索價有溪不以釣璜惟漱玉而休暇彼王喬與子晉時騎鶴而來下悠悠人世刦火易灰蟪蛄吟松安見樹摧歲云暮矣子盍歸來於是和光子聞之驚若鷄居顔色沮喪却步反走越階而降主人開簾明月正上



謹案卷八十一第四頁前五行豈不以為大樂乎刋本以為訛為以今改

第三十七頁前七行檸檪臃腫刋本臃訛擁據明文衡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曹　淼